

当代军人风貌丛书



DANG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

海 军 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碧海金锚

# 碧海金縷

李耀文題

·《当代军人风貌》报告文学丛书·

碧海金锚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13·插页1·字数287,000

1987年8月第1版·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8,400

ISBN 7-5033-0029-9/I·25

书号 10137·196 定价 2.95元(平)

3.20元(膜)

# 序

刘华清

《碧海金锚》——一部反映我人民海军“当代军人风貌”的报告文学集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时候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的先辈曾用生命和鲜血在万里海疆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，从郑和七下西洋，到郑成功收复台湾；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入侵，到邓世昌血战日寇……他们的英名光照汗青，丰碑永存。

俱往矣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人民海军的诞生，“有海无防”的历史从此结束了。三十多年来，年轻的人民海军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领导下，遵照毛泽东同志“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”和邓小平同志“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”的伟大号召，同心同德，奋发努力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，日益成长壮大。在作战，在训练，在科研，在完成各项任务中，群星灿烂，英雄辈出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海军几十万指战员，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领导下，更加英姿勃发，为保卫“四化”，建设“四化”，奋勇拼搏、一往无前。南极冰峰上竖立起了我们的金锚，太平洋的碧波里有了

我们的航迹，远海的友邦洒下了我们的鲜花……国威军威添异彩。

《碧海金锚》中的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——舍生忘死的某部打捞中队长朱其华，“爱国爱岛天涯哨兵，”中建岛守备队官兵，“热爱海军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”萨本茂，耐心帮助后进战士成长的某扫雷舰教导员卢坤，奋战在南极修建长城站的J121船官兵，为发展海军舰艇试验十几年不辞劳苦的105驱逐舰舰长刘度，为海军科研奋斗不息的知识分子金善熙等等，他们只是我们人民海军千千万万个先进行列中的代表。他们的崇高理想，他们的高尚情操，他们的忘我精神，他们的执着追求，跃然纸上，是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，将激励广大指战员热爱海军，献身海军事业，

人民海军的成长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关怀。在向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进军的新时期，我们要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绝对保持一致，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教育指战员做到有理想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，这样我们的航向就不会偏，我们的舰队就会更加威武雄壮！

愿《碧海金锚》的篇章更加丰富多彩，为大海谱写出更新更美的韵律。

1987年4月3日

## 目 次

序	刘华清
海神	周冠宁 叶雪泉(1)
南海魂	王立成(25)
在漂浮的国土上	卢晓渤(73)
大海与船	王耀成 黄港洲(99)
前面有一片新的海区	杨肇林(151)
一辈子都在寻找的路	白玲玲(186)
她们为他们送行	余 春 黄传会(203)
蓝色的飞旋	吴 柯 李忠效(224)
潮起潮落又一秋	仵志丹(251)
波涛下的情思	宋树根 陈知柏(278)
地球极点上的航迹	王友达(296)
碧海长天日夜心	张兴华(323)
穿越赤道的蓝色之路	沈顺根(351)
减阻与阻力的变奏	笑 平(374)
永不消失的浪花	刘纪舟 徐锁荣(392)

# 海 神

周冠宁 叶雪泉

憔悴的河，枯黄的岸。寒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冰雪在人们心头堆积。

水下有一枚炸弹，专炸潜水艇的深水炸弹。没有爆响，悄无声息地酣睡在水底，象一条熟睡的鲨鱼。焦虑的主人七颗八颗地往它身边丢手榴弹，“轰隆隆”，“轰隆隆”，响了三五声，有两颗没响，它也没响。大鲨鱼脚前脚后又睡着两条小鲨鱼。迟早有一天它们会醒来，也许正巧有一串倒霉的鱼轮从它们头上隆隆驰过……

头头说：“没有办法了，下去摸吧。”

有人在心里快速运算，权衡得失；有人多次鼓足勇气，又终于没开口；有人想，我没听见。

那条大鲨鱼一旦醒来，能把潜艇挤成铁饼，压成铁板，何况一堆人肉？还有两条小鲨鱼，血盆之口已经张开。你可以躲它，躲得远远，但是，今天躲得了你，明天躲不了它。为了天晓得多少个的他，你还得做一回杨子荣吧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一个漂亮的弧线猛子栽下去，千万别照准那大开的血口。话是这么说，自我宽慰而已，不照准它照准谁呢？破瓶子？烂砖头？这些家

伙可是老实疙瘩，犯不着如临大敌。

人哪，活活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丢进去，再捞上来，成功了喊万岁，不成功喊见鬼，折腾。还说叫试验，美其名曰。有这么试验的？往后咱也可以做一支枪，叫来一个人，瞄准他的心脏，或者是脑门，试验试验。那个他妈的造这个深水炸弹的家伙，我心想他应该是笨驴，天下最笨最笨的驴，他弄了个莫测高深的哑子，开咱弟兄们的玩笑。一个人不只有一条命吗，你那个笨驴！

嘀嗒嘀嗒，分分秒秒嘀嗒响。人却沉默。沉默容易使人加深对子死亡的认识。认识太深刻了！

一条壮汉，揪下栽绒帽，凶狠地掼下，把一层冰雪从人们心头震落。

头头转身走了，大踏步。

人们发觉没有潜水装具，说：“早知道把潜水装具带上多好。”

“是啊，应该把潜水装具带来。”好多人说。

壮汉甩了棉袄，左右手哈几口暖气，啪地猛击一掌，人心沸腾。

头头平端一口海碗，直到壮汉面前停脚。“你……”

“没……事儿。”壮汉的牙齿直打颤，“俺赤条条……来，俺赤……条条去。”壮汉盯着碗。

头头说：“你……饮了。”

壮汉眼睛闪亮，接过便喝。放下喘气时，只剩小半。“这家伙，不对味！”壮汉抹着嘴巴叫。

头头说：“做菜的，掺酱油了。”

壮汉说：“劳您费心。”再一口气，喝光。解着裤带说：



“待……待会儿灌……凉水……保……证觉不出……冷。”笑笑，好艰涩。

夹杂雪粒的北风，左一鞭，右一鞭，在他的皮肉上鞭出千万座小山丘。他最后地抖了一下，眼睛紧闭，脑子里黑咚咚。

“俺他妈的回老家啦！”壮汉想。

那回没死。一年以后，壮汉想：“俺该娶女人啦，营建一个窝。”

说干就干。女人是胶东老家的。

他问她：“你不嫌俺丑？”

她说：“俺就喜欢你这丑劲儿。”

情人眼里出西施了。他很高兴，一笑，眼睛没了。再弯了膀子，曲紧，一边一块疙瘩肉。俺并不丑，他乐呵呵说：“有了你的吹捧，往后俺潜水更有劲。”

女人笑了：“潜水是咋么个潜法？跟俺村子前头摸鱼的那水鬼一样？”

“嗯。”他欣赏膀子上的肉疙瘩。

“下到河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摸鱼。”男子跟她逗。

“可带劲！”女人很羡慕。又问：“鱼多吧？”

“随手抓。”男人扩展胸部。

女人陷入甜蜜的沉思。

男人无意发现女人头上一根白发，终于良心发现：“俺说啊，闹不好往后你要跟俺吃苦受累的。”

他拔她的白头发。她感到幸福。“怎会呢？”她轻松地说，

“再苦再累也比不过旧社会呀。”

“也是。”他非常赞成地感叹。

说话的时候是一九七一年盛夏。滚烫的田野里翻滚着高音喇叭传出敬祝的声音。

深秋。女人用地瓜藤把大白菜一颗一颗绑好。千儿百十斤的，卖它三、二十块钱，做两件嫁衣嘿。别，还是买两斤粗线，给他织件毛衣，水底下冷嘿。不知道爹依不依。女人盘算。

远远地有人叫。四处不见人影。半晌方见一人飞奔而来。是大队赤脚医生。医生手上拿一封信，使劲摇摆。好兴奋噢。一人从军，万众荣耀。

女人羞涩地说谢谢，若无其事地把信揣进口袋。医生见凑不成热闹，调笑几句，快活地走了。

女人哗地撕开信封，一目十行地看。

淑芬：

你好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，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。首先告诉你，组织上今天告诉我已经同意咱们保持恋爱关系了，俺已经替你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培养。再是告诉你，最近俺要到云南执行一个很危险的任务，如果俺有个三长两短，请你到部队来一趟，收拾收拾俺的东西。记住，这事千万不要告诉俺娘。

此致

革命的敬礼

其 华

淑芬阅罢，蓦然发呆。

其华，你别唬我，你别唬我，摸鱼的事哪有这么邪乎？

女人使劲记忆村子前头那水鬼摸鱼的情景，设想种种艰难，踩到一只骷髅头，触及一条蛇……。

朱其华倒是没有吓唬冯淑芬，他的确在云南抚仙湖跟死神打交道。

海拔近二千公尺的抚仙湖，空气稀薄，人烟烟少，山老鼠嗖地穿过，使人毛骨悚然。林子里的鸟，唱来唱去总唱不出半点诗意，倒极象哀鸣。

一堆身着灰军装的人在偌大的湖畔忙碌，相形之下，显得微不足道。再来千倍万倍的人，湖水照样吞下，无影无踪。

这些人好象不大经意，忙得很踏实。他们又来试验了，一种叫做氮氧潜水的试验。国内空白，国外成功过，也失败过。失败者氧中毒，氮昏厥，或致残，或丧生。先前，我们绑架过一些动物参加试验，结果令人满意。可也难说，兴许动物有什么特异功能？兴许那次阴差阳错碰巧了？宇航机最早上天，不也是动物驾驶的？后来，“挑战者”号不照样倒栽葱么？

上级作动员了，反复强调试验的意义，说试验能大大促进下潜深度，能大大减少潜水病的发生，云云。朱其华坐不住了，倒不是激动，而是肚子痛，痛不可忍。他两手抱紧肚子溜出了会场。

前脚出了茅房，后脚又想拉。叫住医生一问，说是水土不服，心想他妈的怪，你们都服，偏偏俺不服，摸摸耷拉下来的单

眼皮，俺他妈的眼皮拉双了。一扬头，六颗黄连素下去了。于是哼哼唧唧地唱：“俺说这云南有五大怪，赶着马车谈恋爱，不见胡椒不成菜，大风大雨来得快，是个房子都半边盖，还有那个拉稀太厉害……”

是厉害，两天八次。

该进水晶宫了，领导说：“你病了，休息休息罢。”他跑进屋子，给了小肚子一拳。“你他妈的不赶早不赶晚，尽赶这时候凑热闹！”想想不行，俺不能活得这么窝囊，谁说好汉顶不住三泡稀，俺朱其华顶它三十泡给你们瞧瞧！

领导拉来一个专家，专家严峻地说：“要知道潜水深度达一百二十米，前所未有；要知道体质不好更容易发生意外；要知道这种意外不是一般的意外；要知道……”

朱其华说：“都知道。”

专家说：“要知道既然你都知道，就不要冒这个风险，要知道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……”

专家一边说要知道，朱其华一边穿潜水衣，咣地一下，头盔戴上了，什么要知道也不知道了。

朱其华迈着沉重的步子，一摇一摆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作业平台，沉入黑暗的深渊。

在一百二十米水深处，朱其华憋了八个多小时。这八个多小时是一分一秒数过来的。啥活也不干，缩在水里就行了，看看你用了这个氮氧到底能在水下呆多久，看看你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“俺啥子不良也没有，”朱其华想，“俺就是肚子痛！”肚脐眼那里，抽了筋似地难为人，一阵紧似一阵，把一肚子的东西往下挤。“俺得顶住！”朱其华告诫自己。他想到一条妙策，他

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积累，肚子里压力吃不消的时候，越是往厕所跑，越是忍不住。得慢慢来，踱几个方步，想一想国家形势大好，或者想一想自己是否丢失过钱，是否被人揪过耳朵，想痛苦比想快乐效果好，快乐容易兴奋，兴奋了就会加快体内新陈代谢的循环。据此积累，朱其华对自己说：“你想想她吧。”因此想到与她的悲凄的告别，想到万一他妈的上不去，再不能与她欢聚，更不能与她欢乐，想到她的倾盆泪水，想到她对人哭诉他对她的千般恩爱，又想到自己洪福齐天，竟然哄住了这般忠贞贤良的女人……他认为自己聪明，居然能把坏事想好了，不由地笑起来。一朝忘乎所以招致大难临头。噗哧噗哧，一发不可收拾。“你还有吗？俺成全你！”一憋气，咕噜噜，空响一阵。但他着实闻见了臭气，怎能闻不见呢，潜水衣是水密的，大有被窝里放屁——独吞的滋味。这滋味难尝啊，但那独特的感受待会儿上去了，绝不能告诉那位一口一个要知道的专家，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。这好办，自己不说便行，但又怎能瞒住众兄弟呢……有了！等他们卸了俺的头盔，俺说你们先躲开，俺方个便，乘机把这一裤裆臭货收拾掉，叫他们知道个屁！他又为自己的高见乐了。噗哧，二发不可收拾……

朱其华终于爬上来。伙伴们七手八脚地卸下他的潜水衣，只见他悠悠晃晃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乌青的嘴唇痉挛地蠕动几下，大概说：别脱俺的线裤。

没人听见。

一年以后，朱其华率前，冯淑芬随后，一前一后由胶东赶往浙东部队完婚。凌晨一点，上海火车北站候车厅大门四敞，沪

甬普客检票上车。旅客紧张动作起来，扛的扛，肩的肩，涌往检票口。突然，朱其华站住不动了。“走呀、走呀！”后面人催促这个挡道的大汉。朱其华仍然没挪步，他弯下腰，用拳头捶自己的大腿。“怎么啦？”冯淑芬不安地问。“这腿，咋不听使唤？”朱其华回转身坐到长椅上，摸着腿说：“淑芬，你给揪揪看……不痛……下劲，再下点劲……不痛。”又站起身，还是迈不动步子。“俺这是咋整的，不痛不痒，成大仙了不是！”他懊恼地坐下。冯淑芬望着空空的大厅，心急如焚：“俺遭了甚么孽噢。”

就在检票大门将关未关的时刻，莫名其妙的腿又莫名其妙的地恢复正常。

其后，朱其华不断经历这般奇事。十年后，海军某医院通知他参加例行检查，又要给他右腿拍片，他说：“老拍，有甚么好拍的，不就是骨头有点毛病。”

医生大惊失色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俺怎么不知道？”他反问医生。

抚仙湖那次氦氧深潜试验以后，朱其华落下了减压病。

新婚日子好过，眨眼七天。

这天晚上没人来闹，朱其华觉得寂寞：“浑小子们，忘了俺啦！”出门一看，望见码头那里人影绰绰。“有事！”

上头紧急通知：台湾渔轮“盛丰十二号”在花鸟岛附近沉没，立即打捞。“怎么不通知俺？”朱其华分明感到受歧视。

领导说：“一辈子一回的喜事，照顾你了。”

朱其华恼怒不已：“打捞沉船的事，怎么能少了俺！”

就这么去了。临分手的时候，妻子情绵绵说：“你不去不行？”

“唉，俺家的被窝再热乎只睡俺俩吧，人家渔民可是有家难归啊。”朱其华说罢走了。

妻子万分惆怅，万分委屈，关了门发愣。外面咚咚地砸门。朱其华气喘喘地闯进来：“淑芬，闷的慌就到隔壁王班长家去甩老K，十天八日俺准保回来，俺是海神，没事儿别惦记！啊？去了，就这事儿。”

台湾渔轮虽说沉到海底了，却不太平，忽悠过来，忽悠过去，象一个醉汉，两面晃荡。朱其华说：“你老实点儿。”用肩膀抵挡它，结果是蚍蜉撼大树，自己闪了个踉跄。尚未站稳，又被一股无名激流推回去。就这么来回受苦难。朱其华提醒自己：发挥聪明才智吧，智取它！因此，乘着船体往那边摇，饿狼般扑上去，干净利落地系好了第一根浮筒千斤。如此反复，又系了第二根。再系第三根时，那船一反常规，突然往这面压来，他猛一缩头时，一只长满老茧的厚实的手已经被船身压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你抽不抽？不抽，胳膊没了，小命没了，把你压成肉末！抽！奶奶的抽！他暴突眼珠，呀地一声巨吼，从海龙王的嘴里夺回了属于自己属于人民的劳苦功高的手。这双手，血肉模糊。山东汉子的小眼睛里无声无息地浸满了泪水，疼的啊。

上岸时，人们围观他的手，他却左顾右盼，让眼睛看得高高的，看见几只海燕在头顶翱翔，就让自己象征了它们一下，挺得意的：除了俺海神朱其华，你们谁都抽不动这只手！

这里是山沟，这里是荒岛，没有风景，没有名胜，只有一座海神庙，座落在光秃秃的馒头山顶，海神是个什么样子？冯淑芬

好奇地走进去要看看，破破烂烂的墙垣，没有大门，从外向里看去，黑洞洞的，阴森森的，竖起汗毛跨进去，但见一个孤零零的泥菩萨面门而坐，身下零乱摆满苔菜面饼油麻花煮鸡蛋等。它不吃。冯淑芬感到好笑，谁供的？阴暗的墙角，有细微然而尖利的咀嚼声。冯淑芬夺门而出。

冯淑芬去看潜水员训练。

潜水员们用目光表示热忱欢迎，冯淑芬却失去了回敬的兴致。她看见一伙人围住一个人，这个人头上套了个圆咕隆咚的铜家伙，四周围用螺帽锁在脖子上，脖子上箍了一圈铜板，胸前背后贴了两块厚厚的葫芦形铅块，腰里绑一根皮带，后腰吊住一根绳子，一双铅靴，有自个儿五、七双脚大，衣服裤子鼓囊得，能揣十个娃儿。旁边人告诉她，这套装具有二百来斤重。她的脑袋有些发胀。那人由两人架着，嗵、嗵、嗵，异常艰难地向码头边缘走。到了挂在码头边缘的铁梯旁，慢慢转过身来，扶住铁梯，一级一级沉到水下，咕咚咚。水面冒出一串气泡。

这么重，他怎么上来？绑这么紧，他怎么动得了？万一陷在那里，他招呼谁呀？其华就干这活？海神就是这个样子？天哪！冯淑芬的心忽咚忽咚跳起来。

往回走的路上，她又望见了海神庙……

冯淑芬牵挂她的丈夫，中央领导牵挂国家的繁荣昌盛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有一位外国元首从天而降，他告诉周恩来总理：二十多年前，日本巨轮“阿波丸”号被击沉在台湾海峡，很有打捞价值，如果贵国政府愿意，我们可以提供打捞设备和人员，帮助贵国一起打捞，收获嘛，均分。



周恩来总理婉转地说：“阿波丸”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。现在这条船躺在我国领海内，很安全。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打捞，但是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一定可以把沉船打捞上来。

转眼五年。一支庞大的打捞队伍向福建平坛挺进，其中有一个尖刀班，班长是朱其华。

西方十四家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，披露“阿波丸”之谜：“阿波丸”珠宝如山，“阿波丸”价值连城，“阿波丸”是一座海底金库……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朱其华说：“俺起用你，让中国人过得好一些儿。”

探测：沉船距水面57—78米。

我国规定空气潜水极限深度为60米；英美规定为55米；法国规定为45米……

极限是有科学依据的，超过了它，打破了它，就要受到科学的惩罚。可能使人身体不适，手脚不灵，耳目迟钝，胸闷心慌，头脑迷糊。就是说，可能发生氮麻醉。甚至氮中毒！

朱其华说：“管他娘的迷糊不迷糊，麻醉不麻醉，只当俺多灌了会餐酒。”

士气不高。“沪救三号”接连发生放漂事故，有个潜水员丧生了。潜水员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放漂。水下压力大，水上压力小，按照道理，要出水时，必须抓紧吊在头上的信号绳渐渐往上爬，每摸到一个绳节就停留片刻，以使体内压力与水的压力相平衡，避免体内过大的压力使肺部爆裂。然而，在深水中（尤其是超过极限的深水），由于麻醉，由于迷糊，潜水员很可能把一切规矩忘到九霄云外，一窜窜上来；抑或，水下涌大流急，甩一个踉跄，一旦失手，松离了信号绳，又一窜窜上来。不管是怎样的